

再跃进文艺丛书

把人也“煉”成鋼了

8



新文艺出版社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再跃进文艺丛书(8)

把人也“炼”成钢了

新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再跃进文艺丛书(8)
把人也“炼”成钢了

*

新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809

开本 787×1092 耗1/36 印張1 15/18 字数33,000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000 定价(5)0.14元

前 言

中共上海市委在八月十五日向全市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各个战线上的男女同志们发出了战斗的号召，号召大家在工业战线和其他各个战线上跃进再跃进。在这同时，市委选择了江南造船厂、上海第一钢铁厂、国营上海第二棉纺织厂、公私合营铜仁合金厂、国营上海第二印染厂、公私合营永鑫无缝钢管厂、公私合营大达电机制造厂、公私合营大安机器厂等八个先进的工厂，将这些单位比较突出的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，写成文章，在党报、党刊发表，目的是发扬先进，互相学习，从而促进各个战线上的跃进形势进一步发展，跃进再跃进。

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。我们现在正经历着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时代，我们的国家正以万马奔腾大跃进的雄势建设着社会主义，这就要求而且必然要在文艺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反映。

“再跃进文艺丛书”就是在今天全国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提高，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提高，破除迷信，大闹技术革命文化革命，干劲冲天，跃进再跃

进的形势下产生的。目的也是运用文艺的形式来发扬先进,反映先进单位、先进人物的革新创造和伟大的生产业绩,收到互相学习,启发教育的作用。

本书是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选集。就转炉、平炉、机件……各个车间,反映了钢铁工人“一切为了120万吨钢”的英勇战斗的姿态,反映了该厂在大跃进中的先进人物和事例。

新文艺出版社、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

一切为了鋼的人

周子荣

深夜。周圍靜悄悄的，只有田野里間或傳來几声蛙聲。東鄰西舍的人們都已經睡着了。淡藍的天空，飄浮着几片淡淡的白云；一輪弯弯的上弦月，靜靜地挂在天西邊。

這時，平爐車間鑄鋼工場總工長管友祥，還獨個兒坐在一只有靠背的竹椅上，在門口乘風涼。他手上拿着一把葵扇，時搨時停。有時微閉着眼睛，仰頭靠在竹椅的靠背上；有時忽而睜開眼睛，向四周的房屋、樹木、田野掃視着；有時則又低着頭，緊緊地皺着眉毛，在想些什么，好象坐立不安。

本來，他早就躺在床上了。可是，因為還有一個難題擱在心上沒有得到解決，使他翻來復去的睡不着。廠里兩座平爐大修後，爐產量從20噸改為30噸，有時甚至加到35噸，但場地和設備仍是和大修前一樣，特別是行車，僅有那么兩部，平時應付這樣的情況已經夠緊張的了。想不到前兩天上級忽然交下來了一個既光榮又艱巨的任

务，要平爐車間在七月份增产 3,500 吨鋼。3,500 吨，这个数字是多么惊人呀！去年三、四月的时候，这个車間的月产量只不过 4,000 吨左右，現在月产量不算，仅仅增产的就有 3,500 吨。这一来，就要把爐产量扩大到 45 吨。45 吨分做两只盛鋼桶，那么每桶的重量就在 22 吨左右。22 吨加上盛鋼桶的重量和龍門架的重量，就得 35 吨左右，而六号行車，却只能吊 30 吨半。这实在是个关键問題。为了这个，他已經廢寢忘食地想了好几天，但还是想不出办法来。剛才他正在床上挖空心思地想，偏偏又給才滿一周岁的孩哇哇地哭了一陣，心里更加感到煩悶。于是，他决定干脆不睡了，跑到門口来乘风凉，好使脑子痛痛快快地想个彻底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他想着，“虽然，这两天召开鑄鋼三班座談会，群众也提出不少措施，但这些措施只不过解决了場地小等問題，最主要的關鍵問題还是絲毫沒有得到解决。向困难低头嗎？不，工人階級是决不向困难低头的！無論如何得动脑筋，想办法。唉！時間实在太短了，只有这么三天，过了三天就是七月份，如果能多几天还好办些，偏是任务又逼得这么紧，真伤脑筋！”

这时，也許是脑子想得发脹了吧，只見他用手拍了一下脑門，賭气地說：“算了吧，想不出何必拚命去絞脑汁呢？上有車間、生产技术科、工程师，他們总有办法的。”但是，剛一想到这里，那些“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

省地建設社会主义”、“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”等字眼，突然在他脑子里旋轉起来，使他不知不覺地又想到那个難題上去。

“硬吊是不行的，实在太危險了。”他繼續想下去，“車間不准許硬吊，而且吊得起吊不起还是一个問題。換只馬力大些的馬達吧，大馬達很难买，等买到手已經耽擱好几天了。同时，換馬達时又得停产，显然也是行不通的，我們只有这么三天時間呀！”他想到这里，忍不住搖搖頭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不知过了多少時間，远处傳来了喔喔的鷄啼，天快要亮了。一陣凉风迎面吹来，使他的模模糊糊的脑子忽然清醒了一些。他精神一振，突然一个念头从脑子里閃过。只見他如获至宝似的，咧开那張薄薄的嘴唇，露出两排整潔的牙齿，笑着說：“就这样吧，明天如果車間沒有較好的办法，那就把它提出来讓大家研究研究看，說不定这办法可以試驗一下。”他晃动着疲倦的軀体，决定到屋里去睡一会儿。

第二天上午，平爐車間支部办公室里，坐着支部書記、車間正副主任、工会主席、团支部書記、值班主任等十多个人，管友祥也在其中。他們正在召开一个研究會議。支部書記第一个发言，他說：“同志們，今天这个會議主要是討論鑄鋼工場当前的困难，研究两天来群众提出的一些措施。昨天，我已經把六号行車的問題向党委反映了，

党委特別指出，要我們想出一切办法来克服困难，坚决完成七月份增产 3,500 吨鋼的任务。可是，这个艰巨的任务，只有依靠大家动脑筋、找窍门来解决。現在，讓車間主任来报告这两天群众提出来的一些措施，請大家来研究研究。”

接着，那身材矮小的車間主任站起来了。他翻开日記簿，用夹着河南腔的普通話，急速而又略带口吃地，把三班座談会上提出来的措施，一条一条地念着。他也把管友祥在上次会上提出的办法，向大家提出来了。他說：“下面这几条是老管提的：第一，將烘盛鋼桶的地方，讓出来放平板，盛鋼桶放在出鋼槽下面那四只盛鋼桶架子上烘。这样，既可騰出三块平板的地方来，又可节省去行車从烘盛鋼桶的地方吊到架子上去的时间。第二，不用渣包，改用渣箱，將渣箱放在平車上，將澆好鋼后的余渣，直接倒入渣箱，然后用小火車拖到外面用吊車翻掉。这样，既可以降低工場温度，又可节省翻渣包渣时使用行車 20 分鐘的时间。第三，工場北面增加一条紅鋼出場的鐵路，这样可以节省行車駕駛路程約 15 分鐘左右。第四……”他越說越快，說到这里越来越口吃了，最后終於断断续續地說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一共提了六条，这六……六条……可以使每爐鋼节省使用行車一小时左右……—……—……—一小时左右。而且，可……可以騰出一些場地。”

車間主任暂时停止了报告，他喝了两口开水，燃上一

支香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，睁着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，向四周的人扫了一眼，繼續接着說：“不过，現在就是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六号行車吊不起的問題，所以應該集中力量，来研究这个关键。”他說完，用温和的眼光向四周的人望了一下，然后坐下去。

會議沉默了几分鐘。管友祥站起来了，态度非常严肃。这是他的习惯，他不論开大会小会，总是这样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的。比如从前他当輪替工长时，班前班后會議，总是开得很認真負責。其他工长不管人数到齐不到齐，只知道時間一到就开会，随便談两句就散会。但他可不然，开起会来一个人都不能缺席，誰缺了席，他就会跑去找他談。生产上有什么問題，他总要找出原因。于是，不論是哪一班，不論紅渣、磅鋼或鑄鋼，只要他一到，會場总是挤得滿滿的，問題也解决得快，工作也就会比別班干得出色。

“对于六号行車這個問題，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总是想不出可靠的办法。在昨天晚上，我想出一个办法，但是不曉得靠不靠得住，我想提出来請大家研究研究。”他說完这么几句，稍微停頓了一下。这时，在座的人，都不約而同地睁着眼睛，焦急地等他說下去。于是，他习惯地在說話之前将头頸一伸，繼續說：“我想在盛鋼桶架子的下面放一块平板。架子下面当然沒有平板那么寬，那么平板也当然沒法正放，所以，我想把平板斜角放。把平板的一

只角对准上面盛鋼桶的注口磚，然后，中心澆口就放在这只角上。放鋼后，就在这里澆掉三只角。这样，这只盛鋼桶的重量就可以减少約四吨多。那么，多下来的六号行車就可以吊得起来了。”

他說到这里，端起杯开水就喝。这时，工会主席插嘴說：“嗯，有道理呀，这样盛鋼桶的重量最多只有三十吨左右，那么六号行車吊起来就沒有問題了。”其他的人也附和着点头微笑，表示这个办法很不錯。

管友祥听大家这么一說，眯着一双較小的眼睛，笑着說：

“不过，問題还多着哩，平时我們澆鋼时，鋼水从中心澆口一澆进去，下面馬上就四面分流出去。但是，現在就不能这么澆法，鋼水應該从这只角的中心澆口澆进去。”他一边說，一边用手指蘸着杯里的开水在枱上画着一个平板的图样。“再从下面这条总道流到平板的中心，然后再分流到那三只角中去。可是这条总道的磚管要配得适当。假使这条磚管太小的話，鋼水澆下去，下面来不及流，就要向澆口外面倒冒出来；滿滿一桶鋼水，这时压力特別大，澆注时相当困难，一控制不好也要从澆口外面冒。由于鋼水压力大，这条总道的澆道磚要砌得特別紧密。不然的話，受不起鋼水冲动，就会漏鋼，甚至整条总道的每一条磚縫都要漏。”

这时，也許是話說多了，嘴巴发淡的原故吧，本来不

抽烟的他，現在也在隔座值班主任面前那包香烟里抽出一支来抽着。在座的人們有的唰唰作响地在日記簿上記着，有的低着头，尖着耳朵細心地听着，有的手弯搁在椅子上，手掌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在思考。

这时，車間副主任插嘴說：“那么我們討論討論看，这条总道的磚管應該多少大，然后打电话叫泰山窑厂給我們做些。”

“不、不。”管友祥說，“我們車間以前不是有一种磚管很大的澆道磚嗎？大概还有些存貨，我們不妨暂时拿这种磚来用一用。不过，問題是在于这个办法到底可靠不可靠，还是大家先来研究研究吧！”

这个办法，經過大家詳細地討論。最后，通过各有关方面的研究，都認為可以試驗。于是，着手做好一些准备工作，决定后天进行試驗。

六月三十日的早晨，天色阴沉沉的，象是要下雨。一朵朵的烏云，从东南方飄向西北方。东南风刮得很厉害。这种天气人們都感到不怎么热，而且早晚还有些微凉。但这时在整个厂房的西北角的平爐車間鑄鋼工場，温度却在直綫上升。因为东面两座平爐和南面轉爐車間的热，完全集中到这里来。加上轉爐車間放鉄水时，就有一股濃濃的、接触到皮肤就会发痒和一嗅就打噴嚏的純碱的烟，随着风吹到这边来。于是，車間里不仅热，而且烟霧騰騰。这么恶劣的环境，虽然有着許多降温設備，工人們

还是被悶得透不过气来。

这时，管友祥正蹲在鑄鋼工場的一边，将那些旧时用的澆道磚，时而排过来，时而排过去；忽而拿出鋼皮尺量量磚管的直徑，量量每块不同的磚的长度；忽而走到渣塘那边，量量平板上准备砌总道磚的那只角的长度。总之，他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。烟和热气紧紧地把他包圍着，他一身衣服湿淋淋地，汗从头上流到脚跟，但他不管这些。他連揩汗的工夫都沒有，有时汗流入了眼睛，他才万不得已地用袖管去抹一抹。

今天，他特別高兴。虽然以前也曾經試驗过許許多多次新的技术措施，但他感到沒有一次的經濟价值比这次大。尤其是国家在需要鋼的时候，这3,500吨鋼的作用該多么大呀！他心里有数，一爐增加15吨，按冶炼時間最长的計算吧，一个月最少也有120爐，120爐就可增产1,800吨，两只爐子一共就是3,600吨，还可超額100吨。但这是冶炼時間最长的，如果冶炼時間能縮短的話，那么3,800、4,000也未可料。他每想到这些，他那顆对党的事业一向忠心耿耿的心，就激烈地跳动着。当他的心跳动得最厉害时，他总要回过来考虑一下这个新的技术措施是否有把握成功。根据鑄鋼的原理，他把每一个过程，反复地考虑着，覺得沒有什么大毛病。但也可能有一些缺点，不过这个他認為可以糾正，沒有什么大障碍。

下午三點鐘，一切准备工作都全部安排好了，但出鋼還得等兩個多鐘頭。他沒有事了，不知怎的，一空下來肚皮就咕咕地叫起來，他這才想起中飯還沒有吃。食堂已經關門了，只好到外面買些點心來充飢。吃好點心後，他實在疲倦極了，一坐下來，他那雙因睡眠不足而布滿紅絲的眼睛，就忍不住要閉起來。的確，他實在太疲勞了。從那天車間決定試驗起，他就沒有回家。指點工人清理場地啦，安放平板啦，揀澆道磚啦……一直忙個不停。實在支持不住了，他就到更衣室內拖幾條長凳子來，躺在凳子上睡兩三個小時，醒來連臉都不洗，就又溜到車間里去了。一個人有多少精神呢？一天要忙這麼十七八小時，誰能不疲倦。

當當當，當當當，出鋼的訊號鐘響了。這時，車間里圍滿着許多看試驗的人。黨委書記呀，廠長呀，工程師呀，車間主任呀……全廠一切有關的領導幹部都集中到這裡來觀看這場試驗了。工人們忙着搭跳板啦，排壓鉄啦，準備氧氣管啦……他們磨拳擦掌，準備和這個關鍵問題進行搏鬥。這時，出鋼眼一開，鋼水象瀑布似的，嘩嘩嘩地向盛鋼桶沖下來，金光閃閃的火星四射，把整個車間照得通紅。從鋼窗漏出來的光，強烈得象照空燈一樣，不住地射向天際。鋼放完了，八號行車把北面那桶鋼水吊走了，六號行車也開過來，在這裡等着了。只听得技監員叫了一聲“開”，隨後澆鋼工把開關一扳，噗地一聲，鋼水

开始澆注了。但突然喳喳地一声响，鋼水从中心澆口倒冒出来了。

“开小点，开小点。”管友祥高声喊着。

澆鋼工一听喊声，立刻把开关稍微向上一关。

“咦，怎么关閘啦？开呀，开呀！”管友祥指揮着說。

但实在难控制，滿滿一桶鋼水，压力太大了，一开就囁囁地直冲出来。鋼水到下面，要弯入总道，流到当中，再弯入那三只角的澆道磚。因为上面冲得快，下面流得慢，所以鋼水来不及分流出去就倒向中心澆口冒出来，而一关小点就反而流不出来。这样一开一关地三四次，結果还是控制不住。

管友祥心里急坏了。他虽然没有穿戴澆鋼的防护用品，但他再也顧不得管这个了。他猛然跳上去，把开关搶过来，忽上忽下地扳着，眼睛一眨也不敢眨地，紧紧地注視着注口磚那只眼子。經過这一瞬間的操作，鋼水終于被他控制住了。然而，这已經迟了一步，因为开头控制得不适当，造成了周圍的模內鋼水流不进去，而靠近当中的几只鋼模則快要冒出模外。于是，只好关閘，讓行車吊去澆別的平板。管友祥跳下来，臉頰被鋼水烤得通紅，褲脚管被旁边那堆紅渣烤得燒起来。等到发觉，已經燒掉一大块。

这次的試驗虽然不順利，但基本上是成功的。經過領導上的分析研究，缺点就是澆注时控制不好。于是，决

定第二天由管友祥自己澆注，再进行試驗。

次日上午十點鐘，进行了第二次的試驗。果然，關鍵問題在于澆注时的控制。因为一开始就控制得非常适当，所以中心澆口一点不会冒出来，鋼水也很均匀地向每只鋼模一分一寸地流去。

一切都很順利，在場看試驗的人都乐得眉开眼笑了。車間里到处都听到这样的声音：“灵呀，灵呀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”整个工場，洋溢着兴奋的笑声。

管友祥也咧开嘴笑了。他这笑是有意义的笑，是笑七月份增产3,500吨鋼的關鍵問題解决了；是笑打开了这个關鍵性的問題，我們又可以早一日超过英国了。

鋼鐵工人的故事

王金源

在工厂工作了这么些年，最近才認識了王延千。那是在工会召开的先进經驗交流会上，一个青年站起来发言了。

他是个二十五岁光景的青年人，生得很清秀。他的話說得很快，两只眼睛紧紧盯住桌上的白瓷杯；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可以看見他那对明亮有神的眼睛。这个人面熟得很，可是怎也想不起是誰来了。

“这是誰？”我問坐在旁边的罗燕敏同志。“这是王延千”，罗燕敏同志告訴我。

他就是王延千！就是那个过去不爱学习，不参加會議，每天工作八小时，除此以外，只管吃飯拿工資的青年人！就是他解决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員不能解决的問題，創造了鋼模鋼錠“双吊”！

是什么力量使王延千轉变的？他是怎样創造这个方法的呢？……

一天晚上，我来到了第二轉爐車間。第二轉爐車間